

正是秋末冬初。辽西大地已是收割待尽,落叶铺满大街小巷。按照以往的生活习惯,在这样一个季节交替的特殊时段,人们开始为迎接冬天的到来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。比如为一家人拆洗被褥,给大人孩子缝制过冬的棉衣棉鞋,储备足够的过冬口粮等等,可谓五花八门。如今,这些在生活并不富足的年代该做的事,早已经不需要再面面俱到。唯独为解决冬天吃菜的事,人们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做法,不嫌麻烦也不怕多,可以用“应储尽储”来形容。

沉寂了多日,正在我四顾茫然想要找点事干的时候,猛然间发现院子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忙碌起来。他们趁着好天气,在氤氲的光线中穿梭来往,把一捆捆大葱晾晒在柳树下;有的人家行动早,互相帮忙把渍菜的陶土大缸一起挪到院子里洗刷,储菜的序幕就此拉开。似乎是为了凑个热闹,我果断地投入冬储的队伍,和他们一道围着一车车大白菜讨价还价。这个时候的我,与其说是为了冬储,更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忽然间握住了一束光,而为了更久地留住这束光亮和温暖,我甚至把储菜工作做到了极致,我从没像今天这样认真地对待过生活。

囤过白菜土豆,腌渍完酸菜,还要再去集市上采购些辣菜疙瘩。这种根茎菜腌制后也是冬天饭桌上的上品。集市上卖辣菜疙瘩的车辆排着长龙,我挑来挑去,一不小心装了半袋子。集市距离旅店有二三里路,以我的体力根本提不动那大几十斤的菜疙瘩。我尴尬地站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,试图找到一个熟人帮我一把。等了很久,仍旧让人失望。刚强了一辈子,我就在摊主疑惑的目光中鼓起勇气奋力地提起袋子,一口气踉跄地走出了十来米,终究是年龄不敌岁月,喘着粗气一屁股瘫在了口袋上,像一滩泥。回头,那个卖菜的摊主还在瞟着我,此刻他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应该眯成一条缝了吧!出乎意料,

九井河,位于潜山市天柱山风景名胜区内南面,面积8平方公里,因一河有九井而得名。

九井河,长约11公里,源头来自天柱山的飞来峰,落差千余米,沿途汇集溪流曲折宛转,飞泻而下,落差越大,瀑布越多。水滴石穿,坚硬的花岗岩面上,由于水流常年累月的冲击,形成一个个深潭,当地人称“井”。这里壮观的瀑布有20多处,水潭更多,但习惯上仍称“九井”。

从上游而下,九井依次为:天井,位于九井河上游贺家畈,俗称磨潭井,井水清冽澄澈,湛泓如镜,犹似碧空倒映水中;雷井,贺家畈南,俗称张飞井。瀑击井底,声若惊雷;云井,雷井东侧,井口常年云雾弥漫,烟霞蒸腾,蔚为大观;风井,九井河中段,天祚宫遗址西侧,又名石门潭,俗称四井、吊罐井,藏在峡谷中。四井崖下有洞,洞门高丈余,飞流如百丈白练悬挂洞口,当地人称水帘洞。此井深不可测,至今仍无人进水帘洞探清虚实。史料载,四井处一带原是天祚宫所在地。宋神宗熙宁年间(1066—1075),道士陈若清居此,一时玄风大振。政和七年(1117),宋徽宗赐名“天祚宫”。宋末战乱,天祚宫毁于兵火。

## 流年碎影

# 腌菜

管丽香



农家 李海波 摄

他竟然发动三轮车呼啸着停到我的眼前,然后把我送到店门口。巧合的是,此时,就在我家店的门口,一辆满载辣菜疙瘩的长厢三轮车主正在大声吆喝着。我被邻居们你一句她一句地取笑挖苦着。不过,我选的辣菜疙瘩都是均匀的中等个头,大车上既不是这个品种也没有这样的个头,如果时间允许的话,我还是愿意到集市上去采购,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选择余地。我也不后悔多走的路,人世间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。

连续多日,做完这些“动作”之后,似乎我的冬储应该结束了。没想到,因为一时心软,又买了许多小白菜,我的冬储故事还远没结尾。

霜降过后,早晨的太阳白得耀眼。刚刚打开店门,迎面进来一个魁梧的男人,仔细端详,竟然是那

个卖辣菜疙瘩的摊主。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,带着一身凉气,搓着手问我要不要买点小白菜,可以晒成干白菜。在东北,有一种美食叫杀猪菜,它的主要配菜就是干白菜,在过去那是年菜,是生活的奢侈品,但凡上了点年纪的人都有过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。我感谢摊主提醒了我,只可惜晒干菜的时节已经错过,天寒地冻轻易晒不干,反倒很容易烂掉,我便直接拒绝了男人。而他,仿佛没听见我说的话,站在那一再恳求我少留点,五十几岁的大男人眼里似乎闪烁着泪光。今年的菜不好出手,更别说卖上一个好价钱,附近好多菜农卖到最后几乎是连卖带送,他们辛苦一年却没能像预期那样有个好的收成。一霎那,我被男人的眼泪俘虏了。尽管我也正经受着经营

## 安庆地理

# 九井河

黄骏骑

当年造“大寨田”,农民用道观残存的石条砌了田埂,方方正正,很是蛮实。有一大石靠在田勘的草丛中,上刻有带宝剑的武士像,神韵可感。

四井瀑布从崖头飞流直下,撞击潭底,迸起浪花水雾,又受两岸崖壁的裹挟,沿河谷奔突,似烟云狂卷,如山风呼啸。

龙井,又名龙潭,俗称三井、棺材井。瀑布常年冲击,形成一头宽一头窄的井口。自江畈河口至三井潭,四井连环,大小排列有序,落差63米,是九井中最壮观的地方。这里两岸重岩叠嶂,别有情状。飞流从谷口处直落而下,溅玉飞花;飞瀑落处,沉潭生烟。在远处眺望,如烟似雪。正如清人袁枚所形容:“五丈以上尚是水,十丈以下全是烟。”若在春夏,暴雨之后,

另有一番景象。它如银河倒悬,澎湃汹涌,听回声水势若雷鸣,看波涛如雪浪翻滚。再炎热的天气,到了这里,酷暑顿消。登上谷顶,仰头看山,山是雄浑峻拔;低头看水,水是粗野如龙,整个山岩似乎都在动。

三牲井,九井河中段江家畈西。三牲,本指猪、牛、羊,这里却用狗牲。旧志载:“早年每逢旱情,杀犬投入井中,必降大雨,犬亦泛出。”杀狗投潭,是古代民间一种求雨习俗。江家畈的祈雨台,石基尚存,只是后人不断开凿,已不见当年的形胜了。

珍珠井,九井河下游江家畈南。此处河面宽阔,水势平缓。清澈的河水在怪石参差的河谷中终年流淌,溅起银亮的水花,在阳光的照耀下,似珍珠碎玉,妙不可言。

的困境,但我终究要比他好过些,这些菜就算完全烂掉也影响不了我的生活。男人殷勤地把剩下的菜全部搬到了小区的院子,千恩万谢地走了,而我却一筹莫展。

为了不让这些青菜直接损失掉,我便开始每天屋里屋外的搬运工作。一百多斤巴掌大小的小棵菜,体量很大,一棵棵平铺在院子的地面上,足足占据了三间平房的地方,青绿相间很是壮观。邻居们过来过去都数说我买得太多,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太贪心了。况且这样晾晒也不是办法,就算一冬不下雪也得等到年根才能干透。我没有更好的方法,只好每天天快黑的时候一抱又一抱地搬回楼道,然后再等到第二天阳气最足的时候,一趟接一趟地把这些菜再搬运到院子里,这样既防止了冻菜又能自然晾晒,何愁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没有菜吃呢。

真是无巧不成书,小雪节气当天偏偏下了一场大雪,那些小菜婴儿一样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。头天午间酒逢知己,迷迷糊糊竟然一觉睡到后半夜才醒。透过玻璃大门,地上、树上白茫茫一片,路灯下的雪花依然轻盈地飞舞着。我狠狠地拍了拍脑门,算是对自己的惩罚。

雪后初晴。带着负疚感我第一时间冲到院子,挥舞着扫帚左右开弓,很快打扫掉了覆盖在白菜上的积雪。正当我气喘吁吁弯腰抱菜时,邻居楼上大姐快步走来。她是最近几年才从黑龙江搬过来的农村女人,说话高声大嗓,从来不会绕弯子,之前因为宠物狗随地拉尿的事和我拌过嘴,她的粗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没想她这一次一把拦下了白菜,说:“你来回这样折腾可不行,下面的事你就不用管了,我给你穿起来挂到墙上不就妥了。”我倒有些不好意思,又抗拒不了她的好意。说时迟那时快,大姐像是早就有所准备,迅速从自己家的仓房找来了家伙什,“飞针走线”,把一棵棵小菜穿成了一串串翡翠,紫红色的羽绒服辉映着阳光下的白雪,竟让我产生了童话般的虚幻……

说到九井河,不能不说到“九井西风”。九井河,流经深深山谷抵潜河,西风每夜从此起,松吟竹韵,谷应山鸣,自子夜至卯时方息。古人把这股奇妙的风,称为九井西风,列为“潜阳十景”之一。明代以来就有“九井西风野人寨”,“西风夜吼夏如秋”之说。这是因为夏夜一股强劲的风从山柱山吹来,沿着九井河的奇特山势、低洼的河谷以及错综复杂的地形而流动,到达野寨时恰遇平野大畈,风力骤然减弱,造成这里风凉气爽的“小气候”。当年笔者在野寨中学读书时,对此有亲身体会,即使在闷热的夏夜,也能听到西风阵阵,山谷里回荡着松涛、竹浪的音韵,浑身感到凉飕飕的,下半夜还要盖上被条。

